

# 歷代 日記叢鈔

學苑出版社

歷代日記叢鈔

第一五一冊

日記叢鈔

己鶴孫代借陰陽境十六本前數日閱訖筆墨雖不高乃因果  
勸善之書加以談諧另立一格川省刻本候購携至珍五妙鄉  
居大有用可雅俗共賞也晚我鶴孫談（晴）

二十日夏至早微雨至園北山上半濃雲池水甚清覺涼氣襲人  
不可多得午後噶布倫傳見到三人喇嘛噶倫請假交派巴塘  
瞻對大宜留心謠傳不少伊等代達賴求恩告以趕緊具稟再  
議晚飯後復至園轉洋務局均到談（微雨半陰晴）

二十一日至後園一踏程巡捕將花廳匾拿來一看劉光榮將大小  
字已刻就圖章字太小交小瑾刻之今日肚中凝痛登廁數次  
大有痢疾之意幸下黃色熱沫各處均未去僅在內房而已

（丰陰晴）

二十二日早寫橫披一紙交程林作花廳懸挂。鶴孫過談。午後仍因肚腹微痛各處未去。晚飯後至後園約少韓諸位閑談。午後王順拿來石胆二枚作圓形鐵銹色。搖之似有動意。據云得之藏河。究難辨其真偽。仍令拿回。（晴）

二十三日將去歲所書對聯等字給分衆人。並看程巡捕振動後園詩。令其裁紙筆政書之。鶴孫來談及酌量賞作匾木匠。每方約卅兩金。費多多矣。晚飯後至洋務局皆晤談。（晴甚燥）

二十四日早接廷寄。又陳奏三瞻藏內各事。為吳先培之前韓嘉楨一鼻孔出氣。皆係虛無飄渺。不着痛癢之談。與呂鏡宇尚書所陳同。

一傳聞而已。靖西送到駐俄胡馨吾。惟德浙歸安人。呈使咨送具奏。西藏彩印圖八份。午後至後園。看花廳掛匾對。晚飯後復至園。約洋務局諸君閑談。（晴）

二十五日。早紙紮差一切箱支俱到。午後至園。遇惠臣談。惠臣走後。接鶴孫談。因衣服少。未戴帽子。覺不適。晚飯飲黃酒。兩小杯。似少好。復至園。化臣明日請客。借來帳房墊子。地桌。的確番邊景象。可發一笑。轉洋務局均到。（晴）

二十六日。早化臣來。面請至後園。在西邊平壩打帳房。兩架。小帳房一架。備跳弦子坐落。江古學在花廳。俟飯後在另小帳房坐。江古學均來見。有楊聚賢。李海山。家眷均到。因肚腹不好。進內

略歇又到花園極熱穿單衫洋布汗褂紗坎肩合式圍圍一踏至大帳房晚飯早晚鶴孫惠臣同席然而搭矣因小雨趕回即有風雨兼雷聲（晴晚陰雨雷）

二十七日寫家信

信內寫廿八日隨摺差廿九日走

略敘藏中熱竟穿單衣

刻池已求雨已見雨想田稼不至不收成矣南路唐大人東路馮大人均無辨理如何准信聞川省涼京內蓉格曾否去信余給那溥大人去信四老爺過去用款想法通融還之至格已過一生日必有玩意余身子好聞路上番子頗拆信音奈何等語午後至園池水見長昨日大雨之故聞科房欲借此處要為闔藏所無之地也余可之紙紮差送來省中土物似可不必半路

半陰晴有雲

與西遊記不同，似有寓意可耐看也。

將回差周天壽胡長春傳來所呈洋

袖袷馬褂洋布衫褂合式與前日大不相同也至洋務局開談

天黑如墨。有細雨即回。衆人皆散。王永福將此處所用顏料找來數小塊。白藍紅綠皆有。

（半陰晴早晚雨風）

二十九日巳刻拜發請開復達賴喇嘛名號一摺。代班禪謝恩一摺。請補後藏戴本一摺。午後至外院看文昌閣工程。藥房即在其下。遇王佐在閣下一看。化臣帶領捏巴木石匠及作小工烏拉等跪一院磕頭謝賞。復至園一踏。化臣海山帶倉儲巴謝賞。前後已用一千一百餘兩漢銀。鶴孫少韓同來商公事。晚飯後出南門一望。轉洋務局均到。

（半陰晴午後細雨）

三十日給琴軒仲路擬兩信底。交琴軒千金以還。四弟喪葬墊款。接班禪佛來信。送長壽佛一尊。紅片子一件。信尚未譯出。至外

簽押房會李小臣糧務到園一看，氣甚清。因昨夜雨水池大長，蓼花已有開者。晚飯後復至園，覺涼，轉頭門一看，到洋務局均聚談，并將的葷兩手卷拿去一看。（半陰晴）

六月初一日卯刻，恭謁大拓萬歲牌前行禮，家廟姜江姜員行禮。覺頭暈至園一遊，北山白雲數斷，頗得景。將園內未活各樹盡行拔去。鶴孫亦來坐屋內談。午後飲黃酒數杯，遂睡一覺，似暈少好。化臣回公事。晚飯後復至園內，約鶴孫少韓小瑾談。竹君未到，雷電交作，回不到二畝。王永福買到白洋布四匹，可染黃以備印陀羅經。（半陰晴）

初二日，早晨給琴軒仲路信寫得，找化臣當面交給，聞楊聚賢處

人須初四日走。午後至鶴孫屋內略坐。至園看帖。落在抱廈坐。忽微雨。點點池內。甚有趣。回屋內。一陣大雷雨。化臣海山來回公事。晚飯後至東院。同小瑾上晉台一望。牆外小佛公新蓋小土房。有喇嘛四人念經。蓋道喜之意。此地有每月初二十六。喇嘛念經者。不過一文錢。即可了帳。似京內化小緣者。至洋務局均到。回時細雨。聞四野霑足矣。  
(陰雷雨)

初三日。午後至園。遇微雨。化臣來。甘奠池已擬明日來。定於明日未刻。鶴孫來。因帶來賞耗香串甚多。各漢裝江古學各給一串。鶴孫致惠臣信送之。伊用官銜帖來謝。大為可笑。擬初十日約噶倫來小園道之吃飯。並西佛公。達賴喇嘛至。刻下係十四輩。

班禪係七輩布達拉山西有塔子兩面有串鈴接山俗呼搖鈴接脈。蓋布達拉山從先與葯王山相連經岳威信公斷之本如龍形後雖接風水已破矣。晚飯至頭門外一晉轉至洋務局均到。又細雨午大雨（陰雨）

初四日午後至園化臣來未刻噶勒丹池巴來談公事訖因詢其各教據云緣起均係紅教自宗喀佛初駐於某寺院徒衆本佛共有卅人上下某施主施給僧帽衆人皆有惟宗喀佛未有即以黃包袱盤於頭上遂祝以我今日如此或可當以黃教興記載多以染色興非也紅教自蓮花佛祖於教興時未免徒衆於佛教自負靜淨無為之道未免支離不講彼時有白教從而正

之是以源流三教皆算正宗。後有黑教出於蓮花祖師時。尚與有親。因其以殺生求善助惡。專講咒人害生。當時將其全滅。後因有用其法。將其拘於卅九族。永不得再出害人。後藏亦有數廟為彼教。廓爾喀則彼教甚多。然別犛子雖屬廓爾喀。多奉黃教者。是以黑教僧不可過於原舊之人。然亦不可滅也。又云燃燈古佛上有七尊。如無量壽佛。大約在中土燧人之世。當詢四天王。前云係守鎮四方。何以手持之物各不同。據云此本四家王子。能鎮妖魔。是以各得降魔之具。如東方以琵琶。乃其地妖魔頗畏此具。且彈之可以感化此地之人。餘者不過此意。因思小說家以風調雨順附之。無此說也。詢其噶哈二將。內地廟內

多塑之、何說。據云、佛地無此一說、並不塑此。又詢其文字經典、據云、字不過記載來往所用、經則所包者廣、如天之生物生字、人生生字、畜生字、字同一、然人生內有畜、畜生內有人、非可拘一而論。李海山云、如今年番家閏五月、蓋隔二年必一閏、乃為牧放而設、總在夏日秋初、非有別意。其大小建、係月中減去一、不好日作小建、廿九日為一月、大建則滿卅日、喇嘛則不然、以單月為小建、雙月為大建、乃一年定准也。至日月蝕、有推算家與內地不差也。鶴孫來談、韻秋女史拿來羅卜甚好、內有青條名曲、曲乃佛爺噶倫所用、此為葉梗、葉如大麻子、每本上出穗似桑椹、帶紅色、其酸非常、實難領教、只好賞佛爺吃罷。晚飯後

至園約鶴孫談穿輕袷小袷袷袷長袖馬褂坐不住似中秋復至鶴孫屋內談（半陰晴有小雨）

初五日巳初策騎赴磨盤山下永安寺寺額有四體字為藏衛永安寺太上皇寶無年月自係嘉慶初年恭懸廟宇氣象莊嚴登樓在其說法處坐主人為江少韓余鶴孫吳小瑾馬竹君竹君提調乃教門席少坐本寺喇嘛請升座進炒飯酥茶果品長壽佛哈達回賞數十藏錢為服役人哈達賞當事喇嘛當回明本寺濟龍胡圖克土因明年受格隆大戒不受此戒不得穿黃披單今已至別廟坐靜此濟仲尚係恭勤兄任掣瓶下座後到各殿一省觀音佛果係女身胸前帶告亦用松石所鉗與藏了頭無異座

上佛冠佛座皆係珠寶鉗之。然座下鉗鼻烟壺三個。不可解其餘諸佛有千百尊。多係珠寶鉗成。甚覺富麗。回時入座。客中恩惠臣劉化臣李海山羊肉菜甚好。不過太多。未免後路不得下嚙。聊齋云。此食可飽三日矣。一笑。回時已酉初三刻矣。策騎遇雨。到署又大雨矣。海山云。藏佛觀音別拉木均女身。其餘各佛均係男身。晴午後陰。小雨復大雨。

初六日小暑。早至園一遊。池水業經上岸。明日可往外撒之。楊柳條葉頗盛。午後過鶴孫屋內一談。王占路送來貂皮五十五張。艾葉豹皮五張。金錢豹皮二張。價三百餘元。將近四百元。噶必丹女人送來蜜點心賞之。晚飯後復至園。轉東院遇小瑾同上。

看台一望至洋務局均到均謝之昨日約也（晴）

初七日早化臣來回公事未刻升堂驗放達木八旂協領等缺升協領嘉里升佐領工噶策認升驍騎校札巴堅泰其什家戶應補者歸夷情司員補放劉光榮買來硬紅木一斷重七斤合藏錢十二文不過一錢三四分銀一斤而已至外院一踏晚飯後至園登看台見放水口尚通院內三池水過滿不得不放矣見前作工小孩喊阿媽冲冲問王永福即是喊其所生母阿媽母也冲冲乃其母名字也呼父亦必帶其名不為怪也約洋務局諸君在園閑談月色甚佳（晴）

初八日早化臣來回公事午後至園水少落水上起綠沫用布袋

打之不能淨。至外院東院一省。皮張有硝出者。北江瑞田所製較好。晚飯後復至園。同鶴孫小瑾談。在廳前步月。見河鼓織女星。中所謂天河微有形。不似北方地高之過也。（晴）

初九日。早至園。見搭帳房。係化臣辦理。以備明日約噶倫道之。忽聽西牆外鈴鼓齊動。大念喇嘛經。出後門一看。許姓菜園中。即從先後園業主。係漢人。門貼對聯。橫披為螽斯衍慶。乃辦喜事者。殊可笑人。午後又至園。赴拉差叩辭。明日走晚飯後。至外院一踏。轉東院。唐兒小女甚好。因賞名橋兒。因右耳有肉橋二個。至洋務局。均到。一陣雨。趕回。（半陰晴。燈後雨）

初十日。早化臣來回公事。午刻約西佛公。四噶倫在園吃飯。余未